

国乐传承与创新丛书·人物(三)
主编 赵塔里木 谢嘉幸



耀世孤火

赵宋光中华音乐思想立美之旅

刘红庆 著

齐鲁书社

传承与创新丛书·人物(三)

赵塔里木 谢嘉幸

南京艺术学院
图书馆藏

耀世孤火

赵宋光中华音乐思想立美之旅

刘红庆 著

齐鲁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耀世孤火:赵宋光中华音乐思想立美之旅/刘红庆
著. —济南:齐鲁书社, 2011. 11

ISBN 978-7-5333-2544-2

I. ①耀… II. ①刘… III. ①赵宋光—传统音乐—
音乐理论 IV. ①J6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3130 号

耀世孤火——赵宋光中华音乐思想立美之旅

刘红庆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10 × 1000 / 16

印 张 13.75

插 页 6

字 数 205 千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2544-2

定 价 38.00 元

国乐传承与创新丛书
由中国音乐学院资助出版



中国音乐学院



赵宋光教授

2011年5月在星海音乐学院家中接受“国乐老人口述史”项目组采访（摄影／徐敏）

▼ 童年时光



▼ 北方求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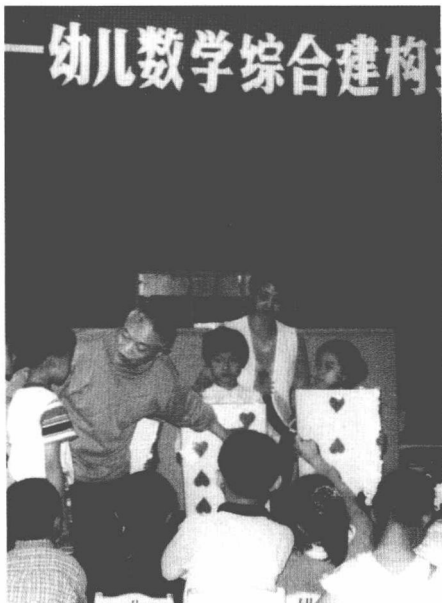


▲ 突击结婚



欧洲取经▶

► 构建未来



◀ 草原英雄情怀



星海是一个方向►



▼ 关注民族素质



继承传统 开拓未来

赵塔里木



总序

“国乐”一词，滥觞于上世纪之交，释义不一，世人多认为其泛指与“西洋音乐”相区别的“中国音乐”。“我国音乐，肇自牺农，盛于有周，滥于唐宋，渊源不可谓不远”^①，国乐可谓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虽“牺农之乐固不可得而闻，即唐宋之乐，亦已渺无稽考”^②，但至今方兴未艾。

19世纪中叶，国门洞开，八千年中国音乐文明遭受“异文化音乐”之创。曾几何时，《广陵散》让位于《命运交响曲》，皮黄腔忝后于西洋歌剧，国乐之传承也被西洋音乐教育取代。曾有国人唯“西乐”独尊，但质疑接踵，坚持国乐之声凸现。

西乐及其教育体制之引入，诚固有益，但音乐本源于某一民族、某一地域文化，反映特定之生活现实。而西乐滋生于西方文明，其理论与艺术规律，固有所长，但不宜涵盖个性之国乐。然其时，我国科技落后，西方文明侵入，国乐败北，危机重重，累及断层。近代刘天华等有识之士疾呼重视国乐之前途，致力于国乐之奋起，“国乐改进社”、“北京大学国乐传习所”相继成立，一时间国乐思想渐萌。刘先生亦不遗余力，从事国乐改革，鞠躬尽瘁，染病而逝……

20世纪40年代，杨荫浏先生发表《国乐前途及其研究》^③，指出“我们若再不准备，便只有让整个世界音乐，逐渐地淘汰或排挤了这仅存的一些国乐成分”，呼吁重振国乐之风。惜囿于国情，收效甚微。这一重要文献也明珠暗藏。1964年，周恩来总理亲自出面，指导成立中国音乐学院。这是我国唯一一所专门致力于中国音乐的研究、表演、教学、创作的音乐院校。一切欣欣向荣，正向光明行。但“文革”之临，险使这伟业夭折襁褓。直至80年代，改革开放，星火才见，代表事件是“集成”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的开展。除此之外，大都以个人研究、传承为主，并未形成合力。而我国之音乐教学之体系，仍普继西方音乐理论，尚未建立适合我国本民族音乐的理论模

①② 刘天华语，见《梅兰芳歌曲谱》之“编者序”，原出版于1930年，国剧研究社发行；又见《梅兰芳歌曲谱》序言辑刊》，载《中国音乐》1992年第2期。

③ 杨荫浏：《国乐前途及其研究》，原刊于1942～1944年间的《乐风》，重刊于《中国音乐学》1989年第4期，第4～15页。

式。国乐之振兴，路仍漫漫。

近年来，民族音乐学兴起，世人渐识“欧洲中心主义”之狭隘，本位之思考渐归。全民整体文化品位提高，本民族音乐价值再得首肯，国乐之春乍起。

进入21世纪，国乐发展喜迎契机，振兴国乐、保护文化遗产成为共识。新时期面临新挑战，如何立足传统、发展创新，其首要之责，当为大力保护一息尚存之中国音乐血脉，收集大量之研究材料，建立“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基因库”^①。其中，重中之重又是人的传承，保护音乐人乃是保护音乐最重要的财富。而中国音乐学院自建院伊始，便以弘扬国乐为己任，对此当仁不让、责无旁贷。

念前辈先贤，筚路蓝缕，然命运多舛。所幸薪火相传，后继有人。本丛书正是描绘了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群体：他们中之年长者经历过战火洗礼，年轻者也几与共和国同龄；他们不畏艰辛，历尽磨砺，求索之心未改，几十年如一日默默耕耘；他们承先辈之国乐精神，为后学铺路垫石，谱民族乐思，响传统乐音，撰中国乐论，堪称当世国乐传承与发展大业的脊梁。今日，中国音乐学院秉承一贯宗旨，特编纂“国乐传承与创新丛书”之“人物辑”，旨在承千秋古韵，振华夏乐魂；扬黄钟大吕之声，复泱泱大国传统。

丛书意从三个序列阐述，立体勾画国乐传承与发展之脉络：

一为口述史。描述个人的成长经历和艺术人生，反映投身国乐、潜心治学的一个群体之心路历程。丛书始以口述史方式为音乐大师作传，糅社会学之经典方法于音乐学研究，可谓中国传统音乐开先河之举，为当代音乐史再添新彩。

二为理论建树。评述大师在国乐传承与发展领域的理论成就，细述各时期理论观点的形成过程，以及与其他理论的碰撞，亦可作为将来学术史之参考。

三为实践总结。书中人物既善治学，亦为艺术家，在音乐实践方面，或表演，或整理，或改编，或创作，均成果不菲。

祖国蒙难之时，王光祈、刘天华、萧友梅、杨荫浏等前辈尚以音乐兴国，何况今日？“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重新沸腾！”^②近百年逝去，王光祈先生拳拳之声，仍犹在耳。振兴国乐，时不我待！

是为序，谨与读者共勉。

编者

二〇一〇年十月七日

① 沈洽：《二十世纪国乐思想的“U”字之路》，载《音乐研究》1994年第2期，第67～74页。

② 王光祈：《东西乐制之研究》之“自序”，原作于1924年，重刊于《王光祈音乐论著选集》（下），冯文慈、俞玉滋选注，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年版。



序

001

赵先生在我心目中永远是慈祥的。非常奇怪,他那充满睿智却又永远带着孩童般调皮且富有挑战性的眼神,给我绝不是威严,而是道说不出的宽松,宽松得让你几乎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让你平易相处到肆无忌惮地步的老头。因此,我们背地里给他一个不太雅的称呼——“老顽童”。然而,有一次我还真的是肆无忌惮地把赵先生给惹恼了。那是在1998年呼和浩特的首届全国旋律学学术研讨会上,我仗着年轻气盛,直接和先生辩论起来,辩论什么现在已经记不得了,但我那仗着年轻的血气方刚和自鸣得意劲还记忆犹新。当时把赵先生气得直说:“你这人发展不平衡,脑子跑得比四肢快……”“不打不相识”,自那以后,我和先生的“师徒之缘”就开始了。

我内心极其敬重先生,但有一个疑问一直萦绕在我的内心:是什么样的一种大师气质,能够让晚辈的思维始终处在一种激情奔放的状态,没有遮拦,没有禁忌。我先想到的是“平易”,觉得不够;又想到“高尚”,但也不贴切;后来想到了“火种”,才明白了一点。因为燃烧,所以内心充满光明和自信;因为光明和自信,所以可以平易;因为平易,所以永远乐观豁达;因为乐观豁达,所以有了幽默的品质;因为幽默,所以喜欢和人“斗嘴”;因为喜欢和人“斗嘴”,也就使我有可以“耍贫”的空间。因此,我和先生常在宏观大论之余,有了许多道不尽的乐趣。

先生有太多能够让人称道的业绩,从律学研究到平均键键盘的发明,从和声学构建到“立美”理论的创立,从儿童的数学教学的开发到治理黄河方案的提出……以至于很多人称他为“怪才”、“奇才”。然而,我更愿意从人的内心来谈论先生。记得很多年以前,我曾经写过这么一段话:

“我们知道,与世间的各种庞然大物比起来,我们的肉体是渺小的。命运不断地嘲弄我们,无情地摧残我们,企图使我们任其摆布,使我们成为没有灵魂的行尸。可是我们并不自卑,我们有自己的内心世界,我们有自己的浩然苍宇。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在这里筑起一座座丰碑、一座座高楼、一座座金碧辉煌的宫殿……”多年来,对我来说,这个生命存在的念想只是一种希冀。然而他做到了,这就是赵宋光。

刘红庆给这部书起了“耀世孤火”的名字。“火”字,我是十分赞同的。我曾经说过:“因为你在燃烧,所以世界是光明的。”但先生的“燃烧”又有自己的特点。他的“怪”,他的“奇”,都和他那种永不止息的创造冲动密切相关。由此,我想到了他的“立美”理论,其实“立美”就是先生的人生写照。

当然,我又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什么是赵先生的“普罗米修斯火种”呢?宗教家庭,西学背景,投身革命,哲学殿堂,历经沉浮……依靠这些,就能发明“平均键键盘”?创立“立美”理论?提出治理黄河的方案?……好像不行,人生不可能是逻辑的运算。然而,我们还是可以从先生充满坎坷的阅历中找到一点蛛丝马迹。虽然在认识论上,先生“走出了上帝主宰的世界”,但家庭教养在价值论上让先生继承了宗教的“善”;西学背景让先生自青年时期起就偏好数理和逻辑,使他在律学领域斩获奇功;投身革命使他的民主思想深入骨髓;哲学殿堂的洗礼使他的思辨能力超出常人;历经沉浮又锻炼了他的百折不挠……但,这远远不是全部的答案。

这又使我想起了“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题词。多年以前我初次见到这个题词,内心受到了极强烈的震撼。我不知道这渗透儒道两家内在气质的名句,对当时具有西学背景的青年赵宋光有什么启示,然而,对先生而言,这确实是他一生在德性上身体力行的实践,又是先生倡导“乐教”思想的精髓。

先生却偏好墨家,我查阅了墨家的理论:“民为重,君为轻”,提倡“兼以易别”,反对儒家所强调的社会等级观念,主张“兼爱”、“非攻”、“尚贤”。于是我又找到了先生“平易”的来源。这里我还不得不再举一个例子。1999年,听说我们要举办全国民族音乐教育研讨会,赵先生找上门来了,拉着一个拉杆箱,劈头盖脸的第一句话是“我跟你干三十年”。正



是赵先生在 1998 年全国首届旋律学会议的启发下,我才提出了要开这个会议。但德高望重的他,登门拜访名不见经传的我,还说要跟我干三十年。我把脑子从头到尾转了一遍,好像还少老师会说这样的话,可见“平易”两个字并不好写。

当然,正像一千个读者心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我述说的赵宋光,也只是我心目中的赵宋光。其实,“人”最不好写,“人”也是写不完的。记得在先生七十华诞的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质疑先生的“立美”理论,当时我“拍案而起”,说了一句:“正如你的爱人和你肚子里的蛔虫对你的感受都是真实的,但两者完全不一样,你也不能用你的理解来取代先生的理论。”我当即被训斥为“不可知论”者,其实我只是一个“不可全知论者”。

好像说多了,在许多人都喜欢用“怪才”、“奇才”来谈论赵先生时,我只是从“人”的角度来评价赵先生,对先生的业绩和头衔,甚至连挂一漏万的叙述都做不到,这也许确实令人非常气馁。我也知道,给赵先生的口述史写序,一开始就会遇到这样的两难境地:写“人”,还是写“称谓”?在这个一切称谓都明码标价,甚至连佛门里都为“处级和尚”还是“局级住持”打得头破血流的年代,我总觉得一直在强调称谓也有了许多吊诡。许多人都愿意称先生为“赵院长”,好像不这样称呼不足以显示先生的尊贵。但我内心总是感到别扭的,如果先生可以有九十九个头衔,那么“院长”只能是他的最后一个。当然,头衔的泛滥也已经使许多人对头衔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甚至包含“大师”这个称呼。然而,“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因此我还是要说,在如今已经少有“大师”的社会里,我们是否可以大声疾呼:至少我们还有赵宋光!

谢嘉幸 于德外丝竹园

2011 年 10 月 17 日



目 录

序/谢嘉幸	001	001
绪论 孤独的火种	001	
第一讲 信仰问真(1931~1948)	007	
一、父亲的预言:“我仍是个传道人!”	008	
二、“七二一家庭日”·为父母画像、演奏	012	
三、从第一定理“齐头正好”到第 N 定理	016	
四、跟母亲闹别扭:起床不穿鞋袜,解题另辟蹊径	019	
五、走出上帝主宰的世界·17 岁的逃亡	023	
第二讲 效国问学(1949~1960)	031	
一、中西合璧发明之一:平均键键盘	032	
二、五年读了三个大学·从哲学到音乐学	037	
三、两个“突击”:从突击学俄语,到突击结婚	044	
四、中西合璧发明之二:《和声方位图》	051	
五、用民族调式与西方分庭抗礼:《论五度相生调式体系》	059	
第三讲 蛰伏问艺(1961~1976)	065	
一、音乐美学名篇的诞生:《试论音乐艺术的形象性》	066	
二、思想升华为“工艺学”·被李泽厚讥讽为“机器人哲学”	072	
三、中国音乐学院的创办·扬州登台成“专业”演员	079	
四、三顶“大帽”压头顶·在大寨与于会泳握手	083	
第四讲 启智问理(1977~1984)	087	
一、颠覆传统教育:逆境中探索儿童智慧的启发	088	
二、颠覆权威论著:苏联和声教材有 20 多处错误	091	

三、给中央音乐学院 78 级同学的五字箴言:你别无选择	096
四、“潜水二十年”·综合构建课程无法回到小学	104
五、一个对未来负责的智者发表宣言:《开锁檄文》	110
第五讲 岭南问政(1985~1995)	115
一、王震出面助南下·创建传统乐种研习系	116
二、问题朋友李正天·从“立美”到“乐教”	121
三、“权威”不认可的大百科全书编委副主任· 《钢琴伴奏曲 99 首》	125
四、被误读,遭冤枉·在位无所作为,解职如释重负	131
五、在广东音协主席位置上推进岭南新音乐运动	135
第六讲 华夏问魂(1996~2011)	141
一、治理黄河梦想·“双主槽概念”萌生·《辞海》纠错	142
二、李玫“黑暗中找到了指路的明灯”·点拨或 力挺晚辈学者进步	149
三、力倡“旋律学”,要和西方的理论体系相抗衡	159
四、《赵宋光文集》只出了两卷·赵宋光只出了一个	165
五、举“中华乐派”大旗·剑指 2030 年	171
结语 背负苍天	183
赵宋光八十年大事记/弓宇杰 整理	187
赵宋光著述一览/弓宇杰 整理	203
参考文献	210
跋/谢嘉幸 张天彤	212

你知道吗？

赵宋光在哪篇著名小说中被
描述成“神经病”？

赵宋光的蒙语名字叫什么，
是什么意思？

赵宋光书斋的名称叫什么，
并有何寓意？



绪 论

孤独的火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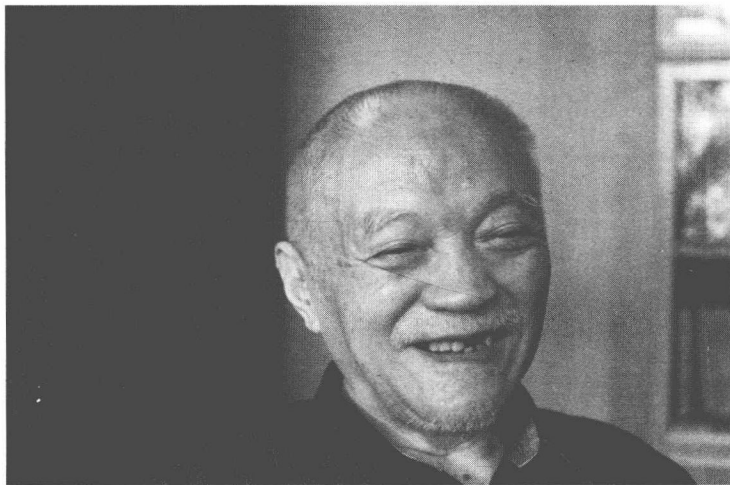
“你知道×××吗”是典型的赵宋光式问话方式。他略驼着背，头向前探，目光直勾勾地逼着你，在你力图掩盖自己知识盲点或无知处的时候，赵宋光会揭掉你的皮，直接用他那略带嘲讽的笑，把一个愚蠢的你抖落出来，就像你被赤裸裸地倒挂在临街的阳台上，而你的尴尬与恼怒恰好证明了赵宋光的聪明和渊博。

不过我这里说的可能不是你，是我2011年5月在他面前的真切感受。

几年前我和自己景仰的田青先生在一起聊天，说到当代音乐学人，我说可以花些时间写写他们。田青自信地说：“×××毫无价值，×××了无趣味。”稍有停顿，他说：“哦，有个赵宋光，你可以写一写！”

“哼！”我没有接他的话，也没有追问为什么赵宋光值得写——反正我没有写赵宋光的打算。

我不是不认识赵宋光。2005年，张天彤老师邀请左权盲人宣传队到



赵宋光